

登泰山记

姚鼐

泰山之阳，汶水西流；其阴，济水东流。阳谷皆入汶，阴谷皆入济。当其南北分者，古长城也。最高日观峰，在长城南十五里。

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，自京师乘风雪，历齐河、长清，穿泰山西北谷，越长城之限，至于泰安。是月丁未，与知府朱孝纯子颖由南麓登。四十五里，道皆砌石为磴，其级七千有余。泰山正南面有三谷。中谷绕泰安城下，郦道元所谓环水也。余始循以入，道少半，越中岭，复循西谷，遂至其巅。古时登山，循东谷入，道有天门。东谷者，古谓之天门溪水，余所不至也。今所经中岭及山巅，崖限当道者，世皆谓之天门云。道中迷雾冰滑，磴几不可登。及既上，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。望晚日照城郭，汶水、徂徕如画，而半山居雾若带然。

戊申晦，五鼓，与子颖坐日观亭，待日出。大风扬积雪击面。亭东自足下皆云漫。稍见云中白若樗蒲数十立者，山也。极天云一线异色，须臾成五采。日上，正赤如丹，下有红光动摇承之。或曰，此东海也。回视日观以西峰，或得日或否，绛皓驳色，而皆若偻。

亭西有岱祠，又有碧霞元君祠；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。是日观道中石刻，自唐显庆以来；其远古刻尽漫失。僻不当道者，皆不及往。

山多石，少土。石苍黑色，多平方，少圜。少杂树，多松，生石罅，皆平顶。冰雪，无瀑水，无鸟兽音迹。至日观数里内无树，而雪与人膝齐。

桐城姚鼐记。

【参考译文】

登泰山写的记叙文

（在）泰山的南面，汶水向西流；（在）它的北面，济水向东流。（泰山）南面山谷（中的水）都流入汶水，北面山谷（中的水）都流入济水。在那（山谷）南北分界处的，是古代的长城。（泰山）最高处的日观峰，在（古）长城南面十五里。

我在乾隆三十九年农历十二月，从京城冒着风雪（启程），经过齐河县、长清县，穿过泰山西北面的山谷，越过（古代）长城的界限，到了泰安。这个月的丁未日，（我）和（泰安）知府朱孝纯（字子颖）从南面的山脚登山。四十五里长的路上，都用石头砌成台阶，有七千多级。泰山正南面有三个山谷。中谷（的水）环绕泰安城，（这）就是郦道元（书中）所说的环水。我起初顺着中谷进山，

路不到一半，越过中岭山，又顺着西谷（走），就到了山顶。古时候登泰山，是顺着东谷进去，路上有天门。东谷，古人叫做“天门溪水”，我没有经过。现在（我）经过的中岭山和山顶，像门槛一样横在路上的山崖，人们都叫做天门。路上大雾弥漫、冰冻溜滑，石阶几乎无法攀登。等到已经登上（山顶），（只见）青黑色的山上覆盖着白雪，（雪反射的光）照亮了南面的天空。远望夕阳映照着泰安城，汶水、徂徕山就如同（一幅美丽的山水）画，停留在半山腰处的云雾，好像（一条舞动的）飘带。

戊申日月底这一天，五更的时候，（我）和子颖坐在日观亭，等待日出。大风扬起的积雪扑面打来。日观亭东面从脚底往下都云雾弥漫，逐渐看见云雾中有几十个白色的像樗蒲所用的掷具一样立着的东西，（原来）是山峰。天边的云彩形成一条线（呈现出）奇异的颜色，片刻就变成五颜六色。太阳升上来了，像朱砂一样纯正的红，下面有红光晃动摇荡着托着它。有人说，这是东面的海。回头看日观峰以西的山峰，有的被日光照着，有的没有被照着，或红或白，颜色错杂，（它们都比日观峰低，）都像脊背弯曲（向日观峰鞠躬）的样子。

日观亭西面有东岳大帝庙，还有碧霞元君庙。皇帝的行宫在碧霞元君庙的东面。这天（还）观看了路上的石刻，是从唐朝显庆年间以来的；那些更古老的石刻都模糊或缺失了。偏僻不对着道路的石刻，都赶不上去看了。

泰山上石头多，泥土少。山石呈青黑色，大多是平的、方的，很少有圆形的。（山上）杂树很少，大多是松树，（松树）生长在石头的缝隙里，树顶都是平的。（山上）冰天雪地，没有瀑布，没有飞鸟走兽的声音和踪迹。日观峰附近几里以内没有树木，积雪（厚得）同人的膝盖一样平齐。

桐城姚鼐记述。